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五

文翰一

楊奐

楊果

牟應龍

鄭滁孫

危復之

附何中

陸文圭

附梁益

姚燧

趙孟頫

陳孚

附馮子振

韓性

鄧文原

戴表元

李之紹

貫雲石海涯

楊載

附楊中

元明善

虞集

弟榮

范梈

揭傒斯

周仁榮

附孟夢陶

宇文公諒

李洞

曹鑑

黃潛

柳貫

吳萊

歐陽玄

陳旅

附程

文陳

劉詵

附范仁夫

劉岳申

李孝光

孫轍

附吳定翁

杜本

張樞

蘓天爵

貢師泰

周伯琦

張翥

朱震亨

李杲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生之夕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

神人授之以筆其父謂文明之象因名曰奐金末舉進士不中

歸而設教鄉里

元好問墓碑云年十一丁內艱日蔬食誦孝經為講人以天至稱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

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與定辛巳下第同舍生勸試補臺掾與

答書曰先大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自不能顯親揚名敢

詣泉下之憂乎一統志云元初隱居金汴京降奧微服北渡

寇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

聚讀東平嚴實聞奧名數問其行藏奧終不一詣太宗詔宣德

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奧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

官北上以中書令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

廉訪使奧自著還山集云歲已酉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

豐款察息耗以平歲入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

下部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剗其弊故吏汚濫得

廉糾別賦舛錯得蓋正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

之凡在吏許自辟以從

用以書生理財賦已非所長况河南兵荒後遺民無幾烹鮮之
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

爲朝廷愛養基本楚材甚善之既至一以簡易爲政按行境內
親問監務月課幾何有以增額進者遽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
我爲之邪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稱便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
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名與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碑云累上書
乃得請開居
鄒郡葉室曰歸年七十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
來爲佚老之所年七十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
碑云救家人吾且死勿賜諡文憲與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
以二氏齋醮貽識者笑賜諡文憲與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
以蹈襲古人爲耻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交關中號多士名未
有出與右者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大典近鑑三卷正統書六
十卷行世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宋末徙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
颶軻十餘載登金正大中進士叅政李蹊行大司農于許昌果
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爲偃師令俄調蒲城及陝皆

劇縣所到以廉幹稱金亡果閒廢久會楊奐徵河南課稅辟爲
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畧河南復用爲叅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
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命爲北京宣撫使明
年拜叅知政事與左丞相姚樞等日赴省議事尋出爲懷孟路總
管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諡文獻果性明敏美丰姿工文
章尤長於樂府善諧謔聞者絕倒有西庵集行世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吳興祖子才仕宋爲國學博士

諡清忠

莫集墓誌云子才以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應龍生子才喜字曰翁歸父獻爲大

理少卿

應龍作玉應麟小學紺珠序自云大父弟故宋嘉定癸丑進上父數典銓曹應龍幼警敏爲

文有渾厚氣當以任子補京職盡讓諸從弟而自業舉子成咸

淳初進士時賈似道當國欲邀一見處以高第應龍拒不往及

廷對極言上下情隔國勢危急狀考官不敢寘上第除光州定

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爲屬以疾辭宋亡故相留夢炎位冢宰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亦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獻已退不仕一門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爲文長於敘事時求其文者車轍滿門人擬之眉山父子學者稱曰隆山先生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進士爲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遷侍講學士卽致仕歸弟陶孫字景潛亦宋進士監西嶽祠先滁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世祖嘉之轉應奉翰林文字兄

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學士大夫翕然推重隆福宮以其兄弟皆前朝士特製衣親賜之人以爲異遇淦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危復之字見心江西撫州人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世祖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本路儒學官不就後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終隱紫霞山中學者私謚貞白先生同郡何申字太虛

一統志云宋末舉進士

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日

與門弟子講經義其學弘深該博江西行省全岳桂聘爲宗灋書院山長所著有易類象書傳補遺通鑑綱目測海及知非堂

稿支願錄諸書

何中自序藁尚有通書問叶
韻補疑六書編類各一卷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穎悟博通經史百家宋咸淳初以春

秋中鄉選年甫十八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曰塙東先生延祐
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爲文融串經傳縱橫變化
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宗之朝廷數遣使馳聘以老疾不行卒
年八十五性高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尤詳凡天下郡縣
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掌先屬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
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被兵吾死當塋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
人不知吾墓所在庶無暴骨患其後江陰亂冢盡發人服其先
知著塙東類槩二十卷 同里梁益字友直博洽經史工文辭
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旣卒浙
西稱學術醇正者惟益而已所著有三山槩詩緒餘史傳姓氏
纂又有詩傳旁通等書深得朱子之學

姚燧字端甫平州柳城人左丞樞之從子也生三歲而孤樞育

之方隱居蘓門山謂燧蒙闇教督之過急燧不能堪楊奐止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何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
蘓門十八始受學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
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之人謂有作者氣世祖
至元七年衡爲祭酒奏召舊弟子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初爲秦
王府文學未幾兼提舉陝西學校以秦王命安輯庸蜀凡三使
蜀皆稱職再遷翰林直學士改大司農丞成宗元貞初總裁世
祖實錄書成授江東道廉訪使理學宗傳作江
西行省叅政移病寓太平仁
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
事起爲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傅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
尙不敢拜臣何敢受改翰林學士承旨逾年得告南歸卒年七
十六諡曰文初燧居蘓門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

不能一覽得韓合之槩及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年經國緯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後復取撮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爲文閱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當時有欲闡揚先德者必求燧文多以不得爲媿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則爲之喜而援筆疾書否則弗易得也

書史會要云燧以文章名海內書宗顏素

高麗瀋陽王

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致謝幣帛金玉五十筐燧卽分散諸官屬及史胥侍從以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燧頗恃才輕睨趙孟頫元明善輩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

輟耕錄云燧在中臺時忽御史大夫謂曰

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典利除害事未有片言相及惟以舉薦爲務何耶燧曰某所薦百有餘人皆經世才

其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何屑屑與利除
害為按本傳不言燧為中臺御史亦不詳薦舉事又云燧為
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微
操閩音燧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日妾乃建寧人氏
父官朔方祿薄不足以給使貸公帑無償遂流落至此燧命之
坐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籍丞相曰我以此女為
教坊除籍燧得報語一小史曰我以此女為
汝妻女即以為我為父史亦然京師傳為盛事

問曰華文嚴實諛墓寧譏名聞外裔不為利移才行兼美
實為世師方之謝氏過末同歸

趙孟頫字子昂書史會要云號松雪道人宋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王子

偁實生孝宗賜第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幼聰敏為文操筆立

就名賢錄云歲進士為湖州錄事參軍元祐選云年十四以父蔭補官宋亡絕意仕進益自力學

至元二十四年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

采煥發世祖顧之喜命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宋宗室子不宜使

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尙書省命孟頫草詔帝覽之喜曰得朕

心所欲言矣會更造至元寶鈔帝令與議刑曹欲計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不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若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計鈔抵法疑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懸也以絹計贓爲適中或以孟頫年少且初自南來輒妄議國法意頗不平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繫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也是年六月授兵部郎中時至元鈔法果滯澁不行遣尙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罪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加笞責孟頫受命往比還不管一大忤丞相桑哥意有王虎臣者訴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卽命虎臣往按其事葉李執奏不聽

孟頫進曰前虎臣守郡時多強買人田全數與爭今往必將陷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當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咎之不少貸一日孟頫後至斷事官遽引受咎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之使出續資治通鑑長編行東御牆外道險馬跌墜于河二十七年遷帝聞之賜鈔五十錠命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集賢直學士八月地震武平路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時帝駐蹕龍虎臺遣平章阿魯渾薩理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但泛引五行災異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其黨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孟頫素與阿魯渾薩理善勸入奏於帝請下詔蠲除庶天變可挽帝從之詔已具桑哥

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復何
所從取不及時除免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
尙書省豈不爲丞相累邪桑哥悅遂下詔民始獲蘇帝嘗問葉
李留夢炎優劣對曰夢炎臣父執素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
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
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丞相當賈
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力詆似道
其賢於夢炎甚遠汝以夢炎爲父友不敢直斥其非可作詩以
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
益嘆賞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諭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
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輩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侍臣中
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

除殘仁者事也公其勉之既而徹里果於帝前首發桑哥罪惡

會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詠桑哥

歐陽玄神道碑云後徹里語及斯事嘆曰使我有萬

世名者子昂之力也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

濟南路總管府事及修世祖實錄名還命書金字藏經既成除

集賢直學士仁宗在東宮知其名北卽位召爲集賢侍講學士

河間志云皇慶元年九月河間進嘉禾異畝同類有一穗數莖者命孟頫繪圖藏諸秘府延祐三年拜翰林

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蘓軾

焉又嘗稱其狀貌耿麗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文詞高古書畫絕

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使孟頫

典其事帝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之館閣令

典司述作俾可傳後世此屬嗷嗷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

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

頰嘗累月不至官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裘一襲初孟頰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以翰林學士致仕去孟頰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尋得請南歸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令書孝經明年六月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所著松雪齋集詩文清遒奇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今古有天竺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入神品史官楊載稱孟頰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爲知言報耕錄云孟頰書法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爲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孟頰法度闊至後方知爲孟頰書其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爲勝也田君良卿于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政爲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弼錢而良卿又捐錢以購之皆可笑也又聞孟頰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中開數行因取刻本摹揚

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
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書史會要云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工真行草篆篆法二李而

清勁有餘真行草皆得父傳孟頫常為幻住庵僧寫金剛經未

及半而卒雍是成之其聯續處人莫能辨奕字仲光隱居不仕

工真行草書其合作者可與孟頫亂真圖繪寶鑑云雍畫山

尤善人馬遺妻管氏名道昇字仲姬吳興人善詞章作墨竹

筆意清絕亦能書仁宗嘗取其書合孟頫及雍書裝潢成帙識

以御寶命藏秘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

書者兄孟頫字山齋書法宗二王弟孟頴字子俊官知州

工人物花鳥亦善書孫鳳字允文麟字彥徵皆雍子亦以能

書名俱見書史會要補問曰文為藝掩經猷誰識特正拒邪有裨邦國惜以楚材

乃為晉用夢炎之論得無餘痛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至元中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制行

省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世祖命尙書梁曾
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臣薦孚博雅有氣節授翰林院編修官
爲曾副至安南世子陳日燭以憂制不郊迎又不令由中門入
曾致書詰責往復再三辭直氣壯皆孚筆也

詳見梁曾傳

使還除翰

林待制帝方欲眞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尙氣頗嫉之調
建德路治中秩滿復請典鄉郡授台州路治中歲宗大德七年
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倭道殣相望湖東元帥脫歡察兒
怙勢立威孚憫其不法盡民事宜撫使按實坐其罪亟命發倉
賑救民賴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

府志云贈臨海郡公諡文惠有

大游觀光玉堂交

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爲詩文任意卽成

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世

輟耕錄云孚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

上云我不學冠玉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

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千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

冠天公罰作圖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
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髮髭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
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吾將以女事汝乎辭謝既而
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乎還
挈家至京館
閣交章薦舉
攸州馮子振豪俊與乎略同乎敬畏之自謂不
可及嘗爲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敗卽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
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誰不
譽之卽朕亦嘗譽之矣子振於書無所不記當爲文酒酣耳熱
命侍史二三人濡筆以俟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
美如簇錦而律之法度或乖人以此少之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
渡因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及
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莫不究其根柢而於先儒性
理之說尤深爲文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人士

受業其門戶外之屢嘗滿延祐初仁宗設科取士學者多以文
格爲請性口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
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朱二氏發明無餘蘊
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
格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
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未有不合繩尺者士有一善必爲
之延舉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出無輿馬僕
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輿下至童穉所役咸稱之
曰韓先生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
仕非所願也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斯世郡守於政事有
所咨訪輒從容陳利弊得失不稍遜門人李齊爲南臺御史力
舉其行誼而性已卒賜諡莊節先生著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

辨疑各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鄧文原字匪石四川綿州人後徙錢塘年十五通春秋宋末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世祖至元中辟爲杭州路儒學正成宗大德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預修實錄尋授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卽位召爲國子司業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湖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遷翰林待制踰年出僉浙西道廉訪司事吳興民夜行爲邏者所執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日家人得之歸此死問刺汝者何如人曰青衣長身者家人愬於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誣服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刃傷右脇而福素用左手傷宜在左鞠之果得真殺人者尋移江東道先是徽寧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立減引

增課法遂以十八萬錠爲額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有司皆
派取民間時權茶轉運司得專制凡五品以下官並聽杖決州
縣莫敢誰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兼領不報英宗至治初
召爲集賢直學士會地震詔議弭災法文原復申前議請罷權
茶專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以疾致仕歸屢召不赴卒年
七十一贈江湖行省參政諡文肅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
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屬文原歸遺其親既死
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
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

書史會要云文原嘗自題其居曰素履人遂稱素履先生爲文

情深典雅詩簡古而麗正行草書早法二王後法李北海虞集云大德延祐間漁陽吳典巴西翰墨擅一代

戴表元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

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登咸淳中

乙科

一統志云爲建寧教授

閔朱末

文氣萎薊而辭訛駁慨然以起衰爲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名海內表元皆從而受業故其學博而臻其文清深雅潔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東南文章大家必推首焉

元詩選云性好山水每策杖遊眺意倦輒止或自稱質野翁又號充安老人

成宗大德八年

除信州教授再調婺州時年六十餘矣以疾辭其後翰林集賢復以修撰博士交薦不起有剡源集行世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幼從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會修世祖實錄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姚燧欲試其才凡館閣應酬文積十餘事併以屬之紹援筆立成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矣聞母疾辭歸成宗大德六年除應奉翰林文字遷太常博士仁宗皇慶初由國子司業遷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念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英宗至治初起爲

翰林侍講學士踰年告歸卒年七十三紹性遇事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勗有文集藏于家

貫雲石海涯功臣阿里海牙孫也父名貫只哥因以貫爲氏自號酸齋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吞之已而有娠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英爽有膂力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已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稍長折節讀書吐辭不蹈襲故常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鎮永州御軍嚴肅稍暇輒歌雅投壺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曰吾平生宦情最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訖卽解所綰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邪選爲說書秀

才宿衛禁中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曰釋邊戍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國本設諫官以輔聖德表姓氏以旌勲胄定服色以變風俗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尙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遂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深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爲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晚年文日遂詩益冲澹草隸書稍取古人所長變化自成一家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凝滯於物翛然欲遺世而獨立歐陽玄神道碑云常入天目山見中峯禪師劇談大道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卒封京兆郡公諡文靖有詩文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

賜曰上馬橫梁下馬賦詩將相之裔無負堂基旣讓厥蔭

朝除復辭儻然遺世物外高資

楊載字仲弘福建浦城人少孤博涉羣書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於朝以布衣召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預修武宗實錄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登進士第歷仕寧國路推官初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加推重由是名動京師其文章一以氣爲主博而敏直而不肆尤以詩名家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元詩選有仲弘集載詩甚富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奧簡澁動法

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近語元明善極嘆異之官翰林待制有霜月集行世其甥李桓字晉仲由鄉貢士官江瀾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稍後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四

世明善頴悟絕出讀諸經皆有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
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
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任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
虔州劉貴反擒賊三百人明善議寬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
旣又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欲滋蔓爲利明善
議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歷轉中書左曹掾先是在江西時
張瑄爲參政假明善馬爲從騎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
敗籍其家得金穀簿止書致米不言酬直故明善坐是免久之
有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卽
位授翰林待制預修成宗實錄遷翰林直學士詔節尙書經文
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
道非卿莫聞也延祐初轉禮部尙書歷拜翰林學士英宗親裸

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莫比卒封

清河郡公諡文敏

較耕錄云明善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使交趾明善副之將還國主資以金蒙

古受之明善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進在江西金陵每與

虞集劇論以相劇切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

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則言凡爲文辭得所欲

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稱於

世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寢不相下會士選

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

當早還復初官有餘閒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一舍許士選

下馬入邸舍舉酒相屬曰僕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

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貴顯然恐

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士將爲復初
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曰誠
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
公言乃更飲滿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最密嘗求作碑文
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每見吾文必有譏彈乃吾所願聞若
爲我治具招來觀之如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
文問何如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
屬集凡刪去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服遂驪好如初
冊曰文人相傾自古有然洛蜀之嫌由此基焉伯生正士
小忿宜捐董公爲國友道以全恩不求知千古猶賢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爲黃岡尉宋亡
僑居臨川嘗起家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

母楊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
耳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
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卽通其義故集與弟槩皆受業
家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
德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被酒失
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
事集言國學禮所自出此而不治何以爲教竟移詹事院黜之
仁宗益以爲賢及卽位改太常禮儀院博士時拜住爲院使問
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住歎
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
佚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授強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

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其次則求求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曰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卽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住爲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北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

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
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
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
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
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
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
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
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
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
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
帥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
按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

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
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嶼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
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
海口舊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卽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
如故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以
爾之材何施不可領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
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譴興焉不
幸大蓄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
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
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
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歛皆有所盼一二歲
間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

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帝不允有旨諸
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爲總裁中丞趙
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病曰宜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
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閣歲書成旣上進以日疾丐解職亦不允
時帝方嚮用文學雅重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摘集文辭
指爲譏訕帝皆察知其故不能中傷東山集云嘗被旨撰一佛
寺記其處有前代遺蹟上
問曰人言汝前代相臣子孫今爲是文適美前事耳對曰前代
遠矣其臣庶子孫有能不忘祖父事者必忠孝士也臣不足以
及此上曰一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管都王使貴近傳旨
侍臣嘆異之一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管國公集具橐進丞相愕然集知爲所
紿卽請易橐終不明言其故凡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
不爲牢籠沽譽御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龔伯璫集
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敗身僇

如集言先是妥懽貼睦爾者明宗長子也文宗忌之放之靜江

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以爲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寧二帝

相繼崩名諸老臣赴上都議所立集與焉祖常使人諷集曰御

史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順帝元統二年召還侍臣有以舊詔

言者帝曰此吾家事豈由彼書生邪時集疾作竟不至屢被旨

卽其家撰文褒錫勲舊卒封仁壽郡公諡文靖生平折節下士

接後進雖少賤如敵已東山集云太史院敘授楊茂弘知置律

爲世昏不可偏廢將爲書上之自恨文繁不足達意求集潤色集既爲整飭其文又以告諸有位者當權門赫奕

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譙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出人

於瀆死亦不自爲德家素貧歸老後兼作方外交登門之士相

望於道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供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輟耕錄云錢唐

道士張雨居茅山素善詩自號句曲外史集一見絕不與談詩但謂能作幾家符篆兩曰不能集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

七十一
下
早歲與弟槃開書堂爲二室書陶淵明邵堯

夫詩於壁左曰陶庵右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

錄五十卷輟耕錄云集與楊載同在京載每言伯生不能詩集

繼以所作詩置酒請問作詩法載酒酣盡爲傾倒集遂趨悟其理

生者謂其不能詩介他人質諸載載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或曰先

餘莫能及故國朝詩稱虞楊范揭焉嘗有問集者曰載詩如何

集曰如百戰健兒持詩如何曰虞集乃漢廷耆吏蓋未免自負公

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耆吏蓋未免自負公

詩亦以爲然書史會要云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隸爲當

一 弟槃字仲常以進士除湘鄉州判官性癖古有巫至稱

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果火忽又曰將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爭

驚徙槃察知曰此輩將惑民爲亂安有神乎捕治之得黨數十

人論如法槃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至詩書春秋皆有論述而春秋乃其

家學故尤善每詣集聞僧道在座輒去雖集亦嚴憚之

開曰文本正大怪奇則否辭達意明自可不朽學校之議
切中獎數言語政事當時誰偶二難一家教由賢母

范梈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教之學梈天資朗異雖
癯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居則固窮以養親出則假陰
陽之技以給旅食就詩文用力刻苦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北
庭賣卜燕市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薦爲翰林編修官改閩海
道知事閩俗淫巧文繡局多取良家女充繡工梈作詩歌述其
笑樂訪使取以上聞皆得罷遣其辭曰閩州土俗戶不分生子
數歲學繡文匭細坐肆雜男女
誰問小年曾識君古來夜行斯秉燭今者衢路走紛紛那更誅
求使者急鞭箠一似鴛鴦尋古來閨閣佩箴管今者女工徵六
軍雖復太平少征戰設有備豫將何云去年居作五千匠耗費
府藏如雲官皆指克嘗十八况以鳩歛奪耕耘祇今棄置半
不用民勞竟是誰權析歲歲條章省煩費幸且不省無方殷唐
虞在上儉且勤後王猶復錦繡焚豈有夔龍讓姚宋不言忍使
憂心黑觀風自是使者未幾移疾歸徙家新喻百丈山文宗天
熈作歌雖遠天應聞

曆二年遭母喪相繼卒臨川吳澄志其墓謂特立獨行可方東

漢諸君子

縣志云有燕然東方海南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總十二卷為時所重入稱文白先生

揭傒斯字曼碩江西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士傒斯幼貧惟父

是師讀書尤刻勵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成宗大德間稍出

游湘漢程鉅夫為湖南憲長器重之妻以從妹仁宗延祐初薦

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所撰功臣傳嘆曰

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膽吏牘爾轉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

遷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前後三入翰林臺閣典章靡不諳練

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教勲戚大臣子弟文宗時幸閣

中多所咨訪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一日

出傒斯所上太平政要策

圭齋集云凡四十九章

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

揭曼碩所進也

東山集云時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嘗侍從討論法書名畫傒斯亦在列眷稍疎因潛著一書

日奎章政
要以進

預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秋官憲典閱之曰此
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順帝元統初累遷
集賢學士奉命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歸除奎章閣供奉學
士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時新格超升不得越二等
侯斯連進四等轉九階皆帝親擢也經筵無專官多大臣兼領
而微辭與義必屬侯斯撰定帝嘉其才數出金織文幣以賜至
正三年年七十致仕去行至鄆南名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既
成復求去帝命丞相脫脫慰留之對曰使侯斯有一得之獻諸
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無恨不則何益之有丞相問
方今政治何先口儲材爲先養之位望未隆之時用之周歷庶
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宋遼金三史充總裁官丞
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

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尤不可與則用人之道當以心術爲本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求歸至當而後止踰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宋金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舊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歐陽玄墓誌云在京師三紀出入

辨色輒先至諸貴游見其徒步謀爲之貴馬

未始乘馬爲授經郎每早作宮門

侯斯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驚之以示非所欲立朝雖居散地而

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爲文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

婉麗密

元詩選載秋宜集多樂有古辭

善楷法兼工行草朝廷大典冊必以命

焉補遺子宏字伯防由翰林編修仕至燕南廉訪副使風尚通

雅正書得用筆意孫雲字之德正書學智永見書史會要

間曰求筆削才古維三長本於心術握要尤良至今三史

垂論煌煌辭嚴義博班馬可方一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與同郡楊珏陳

天瑞車若水黃趙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金華王栢受性理之

旨嘗著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諸書仁榮承家學治易禮

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

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之一變後辟江浙行

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由國子博士遷集

賢待制奉使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卒其所教弟子多名人而

泰不華為進士第一輟耕錄云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口願假君新宅以死即讓正

幾易之末幾果死箱財莫有主者楊之弟詣仁榮求分財謝曰
若見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對衆封籍自平陽
呼其子來悉與之又買地府城初義塾築礎時掘地獲雙硯硯
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書史會要
云仁榮著書宗歐率更爲時所重同郡孟夢恂字長文與仁榮同師事楊珪
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親切府志云以薦署台州學錄有
兵兆順帝至正中紅巾盜起豫陳備禦策收鄉郡有功授宜興
州判官未受命卒賜諡康靖先生著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
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後徙吳興幼有操行通經史百
氏言弱冠館富民家夜半聞叩門聲問之婦人也公諒厲聲叱
去明旦卽以他事辭歸終不言其故文宗至順四年登進士第
授同知婺源州事義耕錄云公諒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
人書謫官閣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座主龍麟州江西老儒
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漸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
續私簡錄卷三十五

後補餘姚州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爲別駕
兩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遺患請一槩
免科行省從之遷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辨析經義六館之士資
其陶甄者往往出爲名臣調國史院編修官出僉嶺南廉訪司
事以疾請老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
編首曰畫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卽不敢爲也所著有
折桂集觀光集璧水集以齋詩藥玉堂漫藥越中行藥凡若干
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李洞字澆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卽穎悟強記作爲文辭
如宿習者姚燧見其文嘆異薦授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就養
江南久之祥中嘗掾累除太常博士拜住爲相聞其名擢監修
國史長史泰定初改翰林待制以親喪未葬辭歸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時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名士洞數見奏對稱旨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既爲帝知遇乃著輔治篇以進文宗嘉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修經世大典洞方臥疾卽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何可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歸再除翰林直學士竟以疾不起洞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唇若渥丹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爲文奮筆揮灑縱橫疊出若紛錯而有條理每以李白自擬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敕虞集爲之記尤善書白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有文集四十卷

書史會要云書有晉宋家法

曹鑑字克明大都宛平人弱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成宗大德中用學士郝彬薦爲淮海書院山長南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除興文署伴送安南使者歸國途中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

嘆服以爲中國有人英宗至治初授江浙行省員外郎順帝元
統二年除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授禮據
經甚悉官至禮部尙書卒封譙郡侯諡文穆鑑歷仕三十餘年
僦屋以居蓄書數千卷皆手自較定爲詩賦尙騷雅作文法西
京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嘗自浙調湖廣員外
有故掾顧淵伯輟耕錄作主簿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漫置笥中半載
後視之有黃金三兩雜其內鑑驚嘆曰彼以我爲何如人也時
淵伯已沒卽呼其子歸之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懷有娠歷二十四
月始生潛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
兩史云性篤孝母沒營冢域有乳虎馴狎之異延祐開科登進士授台州寧海丞縣地
瀕鹽場亭戶恃不統於有司好凌轢鄉井編戶隸漕司及財賦

府者尤驕橫潛一繩之法吏怵以利害弗顧也文宗至順初入
爲應奉翰林文字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
尊輕納人拜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西向學官或
議分置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尋提舉江浙儒
學每月俸不給恒鬻產以佐其費年六十七亟請納祿歸俄除
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言多切直帝嘉
其忠轉侍講學士累章乞休不俟報竟去帝遣使追還復留爲
前官未幾堅謝病歸優游田里者數年卒年八十一追封江夏
郡公諡文獻潛素行挺立歷仕五朝巍然以斯文爲已任足不
登鉅公勢人門一時服其介節爲文頃刻數百言剖析經史疑
義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臨川
危素稱其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

萬頃蛟龍百怪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弗可犯著日損齋藁

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邑人立祠祀之書史會要云書宗薛晉公

自成一家一統志云師常山教諭王炎澤故其學有本

松貫字道傳婺州浦陽人嘗受經於仁山金履祥垂老好學不

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術數方技靡不通究作文沉鬱春容

涵肆演迤多為人傳誦名賢錄云能鑒定古成宗大德中用察

舉為江山教諭既而召為翰林待制到官七閱月而卒元詩選云貫至

京為吳澄所器程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

自號烏蜀山人門人私說曰文肅有詩文四十卷名柳待制集

貫嘗與黃潛及虞集揭傒斯齊名號儒林四傑著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書史會要云工篆籀大字得體

吳萊字立夫世居婺州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幼羸弱雙瞳碧

色爛爛如巖下電七歲能賦詩宋濂墓碑云初母盛氏懷娠父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翼日萊

生因名曰來年四歲母授以書輒成誦同郡方鳳一嘗往族父
見奇之曰此那家村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嘗往族父
幼敏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幼敏指谷永杜鄴傳叩之萊琅然
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褒山中益窮諸書與旨

史函

云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作觀日賦以見志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

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

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剛要三十卷生平喜論

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

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

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

元詩選云偶過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

戲為長歌頌刻而盡觀者驚以為神人或以柳貫素慎許與每

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知為某代某人所作稱萊為絕世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斬絕雄深類秦漢間

人作吾操觚一世安敢及之御史行部舉茂才署饒州長鄉書

院山長未上而卒年僅四十四

碑云門人宋濂胡翰等私諡曰淵穎先生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遷潭州之瀏陽幼岐嶷母李氏

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

即知屬文生十歲有黃冠者見之曰是兒神氣凝遠日光射人

當以文章冠世部使者行縣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

晚歸增至百首見者異之稍長益從宋遺老習爲詞章經史百

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

元明善行狀云父龍教授道州玄侍行道爲周

敦頤鄉里儒風尤盛玄日從游學力銳進虞集爲國子助教其

父及教授潭州見玄文擊節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齊

名故玄未至京師而聲譽早著成仁宗延祐首科進士授平江州同知調蕪湖

尹數決疑獄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其境尋調武岡尹縣當蠻獠雜居甫至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玄單騎馳諭衆棄兵仗羅

拜曰我曹非不畏法蓋常訴事於縣縣官不爲直致發憤爭殺耳因喻以禍福歸理其訟僚人遂安入爲國子博士累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天曆初軍興旁午玄日直內廷凡遠近訓發制詔書檄以至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出其手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文宗親署爲藝文少監纂修經世大典玄言孔思晦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章不稱帝是其言改鑄從三品印給之順帝元統初歷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纂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至元五年以翰林學士告歸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爲總裁官危素墓神云廟堂間修史之要玄曰是發凡舉例俾論撰隨作室在於聚材擇匠則必遴選史官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露才負氣持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授筆竄定往往媿服至論贊表奏皆親自屬筆超拜

翰林學士承旨以足疾屢求退不允除福建廉訪使中途乞休
作南山隱居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奉勅定國律尋
乞休陳情懇切特授湖廣右丞致仕將行復降旨不允汝穎盜
起蔓延南北玄獻招捕策千餘言當事不能用久之得致仕以
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召玄草詔久病不
能行命肩輿至延春閣實異數云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
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官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
旨兩知貢舉預修實錄大典三史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
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石藉其片言爭爲瑱
重有圭齋集行世綱鑑云著有唐書纂要宋濂圭齋集序云
自權第以來多至百餘冊藏劉陽里第盡毀
于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間所作

問曰古大手筆聿稱燕許圭齋視草允堪鼎峙片言之出

奉如至寶以敷華文爲軌道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姿稟穎異稍長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以薦爲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曰子館閣器也胡留滯此因勉游京師虞集見其文慨然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卽延至館中朝夕相講習自謂得友道園學古錄云自衆仲來凡問學修己之事有益於愚恒多矣平章趙世延力薦之遷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再任焉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淞儒學副提舉至元中除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古作者有安雅堂集十四卷書史會要云旅善古亦自法集主文闡衝目炎暑千里至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惓惓以斯續弘簡錄

文相勉既而聞旅卒深痛悼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曾皆名士

文字以文徽州人年六十始授國史院編修官由南臺御史遷

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一統志云自號熙南生有文集三十

卷八 繹曾字伯敷處州人口吃而精敏諸經注疏多成誦文辭

汪洋浩博其氣淳如官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

云書史會要云繹曾學識優博真草篆隸俱通習各得其法

劉誥字桂翁吉安廬陵人歐陽玄墓碑云其先自清江之翟紆徙居吉水之南嶺幼失父

知自樹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

隆江南行臺屢以遺逸薦不就爲文根柢六經矚矚諸子百家

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詩文者踵其門所

著有桂隱集順帝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賜諡文敏碑云誥之

世俗所搖傲不爲風聲氣習所淪染卓然與鄒魯士埒而無作客事諸父昆弟盡恭敬愛先世恒產悉推讓子侄同

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皆與說齊名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集傳多發前儒所未發用薦者以岳申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李孝光字季昶

一作昶

溫州樂清人少博雅篤好古文辭隱居鴈

蕩山四方士遠來受學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赴京師見帝宣文閣進孝經圖說順帝大悅賜上尊明年授秘書監丞卒于官孝光以文章負重名其屬文必法古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鴈山十記一卷傳世

孫轍字履常江西臨川人幼孤母蔡氏教之學卽警策自勵比長行詣純篤事母孝居家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部使者長吏以下至必先造謁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事憲司屢辟不就齊履謙奉詔舉遺逸于江西特以轍應

歲致廩餼皆不受人稱淡軒先生善爲文吳澄嘗序其集以爲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元統二年卒同郡吳定翁字仲谷清

修文雅特與轍齊名而尤善詩揭傒斯嘗稱其幽茂疎澹可止

虛摯御史臺辟薦相望終不出年九十餘卒惟名子孫輯其遺

文不及他事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

書史會要云盧摯字處道涿郡人元初稱能詩者以摯爲首官翰林學士有陳齋集亦善書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江西之清江通諸經尤精皇極

之學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救荒策奇之及入爲御史大

夫力薦於武宗被召至京師不果用歸隱武夷山中

武夷志云結思學齋

懷友軒爲終隱計

文宗卽位以金織文幣徵之不起

志云釋周書無逸篇附進文宗納焉

順帝至正三年丞相脫脫奏授翰林待制使者致君相意趣之

行強應命至杭州稱疾固辭上書丞相曰公能以萬事合爲二

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
與言制禮作樂躋五帝三王之盛矣竟不行仍歸武夷築室平
川上居之平昔所作詩文多不存槩或問之笑曰觀藝文志所
載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傳者百無一二故知不必存也所
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其詩名清江碧嶂集學者
稱爲清碧先生輟耕錄云本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
夏同音浙省平章緩緩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
何以用可侯字爲首本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
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悅服之
書史會要云工楷書尤精隸篆

張樞字子長婺州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
取讀之過目輒不忘旣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
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興廢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先後歷歷如指掌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世道尤長於紀事

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以正陳壽之失是非予奪咸有論斷繁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懲朝廷取其書實宣文閣順帝至正初徵修三史以翰林修撰官辟召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一卷歌詩雜著名敝帚編名賢錄云樞以多史氏所不載乃詢諸故老作宋李逸事自將相諸臣以至士卒婦女之死者莫不備錄

問曰諸君炳炳爲時儀刑脫屣富貴潛心汗青務敦實學

豈盜虛聲

蘓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省郎中

虞集墓誌云治和林

有暇戲與

天爵由國學生中公試名第一

宋本滋溪書堂記云以碣石賦中公試

授蘭州判官泰定元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

實錄改南臺御史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境囚有言冤狀者輒爲之太息每事詳究雖暑夜猶篝燈治文書不倦順帝元統初拜監察御史在官數閱月疏凡四十五上大畧謂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官者必申稟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刑部是慎重守法不敢輕於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宜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爲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賊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之別豈有一遭論奏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川之科終身不叙之列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至於流遠家屬尙留京師被劾未至當刑起遣卽歸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強生掇拾潔白素著特爲染污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

之士亦爲歛避當路興乏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繫前後所劾者五人所薦舉百有九人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叅贊官至元六年遷吏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

弛張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至正四年由西臺侍

御史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祭酒自以起家諸生進爲師長端

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奉使宣撫京畿究民疾苦名臣奏議云奏免江浙

陽山東河北諸郡饑民夏稅其興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者九百四十九

人以忤時相意坐不稱職罷七年復起江浙參政改大都路都

總管以疾歸俄起爲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紅巾賊自淮右蔓

延江東詔仍江浙參政總兵饒信間恢復一路六縣以憂卒于

軍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元文類七十卷爲文長於紀載

平易溫厚詩尤得古法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辨雖老弗倦學者稱爲滋溪先生有松蘿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逢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先是天爵在史局時請修功臣列傳疏曰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史遷考一時之得失則編年爲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爲備二者皆不可闕近代作爲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復爲傳以繫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間初撰祖宗實錄於時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命中外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錄送史館蓋欲紀述一代之事寓修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期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經世大典臣事之見於簡冊者十居二三矧今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勲舊盛烈泯沒無

聞爲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列傳之必當修也昔司馬遷爲太史令網羅天下放佚舊聞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宣布於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焉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修書不過行之有司俾之采錄或功臣子孫衰替無人或有司憚煩奉行不力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具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而人各具姓名或卽其子孫宗族或卽其親舊故吏或卽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所有遺文或已刊行開具模印其未刊版者令有司卽其家抄錄申達史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至官品固有高下人材則無貴

賤作史者本欲紀載賢能用爲法勸初豈別其貴賤輒爲等差
故趙周既貴姓名止見於當時黃憲雖微善行永傳於後世近
自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登於史是使忠烈隱逸之
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以至如此
今一品以上止有官階別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
之賢績可紀或隱逸之著述堪傳或人子事親若王祥之孝感
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於編以爲將來之鑑
且史之爲書善惡並載蓋善者所以爲勸惡者所以爲戒也後
世史臣亦云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
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於書彼姦臣者固
不卹其書與否也今且從而泯滅之是使姦計得暴行於一時
無所垂示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爲惡乎卽如阿合馬桑哥鐵失

倒刺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弑逆之謀庶幾人心知所
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
有不實又當叅以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則善惡備書而無
虛美隱惡之譏矣惜其說不果行

見名臣奏議

則曰糾邪舉正讜言謬謬發必中竊煩不憚索明體達用
不愧所學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父奎以文章名家延祐至治間累
官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

一統志云所著詩文有雲林彙倦游集

師泰早入胄監

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太和州判官以薦擢應奉翰林
文字除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忽一船飄近岸有吏甲者取
鹵海濱見船無主因取其篙櫓船中有二屍旁觀者指爲史所
殺史備富民高家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人回

自海口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其冤始自游徼徐裕以巡鹽
爲名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投屍水中走告曰頃
獲私鹽犯畏罪赴水死師秦驗其屍有傷追詢具得裕殺人狀
以故治行爲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
列傳累遷監察御史順帝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
起奉命和糴浙中得糧百萬石以給軍朝廷以燕京至上都驛
戶凋敝命巡視整飭至則驗貧富均徭役民賴以蘇出爲平江
路總管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抵城下攻圍急守將遁去師秦
亦懷印亡匿海濱名賢錄云隱居吳淞江易江浙行省丞相達
識帖睦迺命權本省叅政十九年除戶部尙書俾分部閩中以
聞鹽易糧十萬石由海道轉漕京師朝廷賴焉未幾召爲祕書
卿行至杭之海寧州卒

錄云自閩經海還寓州東湖塘村名其里曰小桃源卒葬村南師秦旣

以文字知名尤喜接引後進不問識與不識輒加推轂一時士

譽翕然歸之所著詩文名玩齋集

書史會要云楷書亦善

周伯琦字伯溫

書史會要云號玉雪坡真逸

江西鄱陽人父應極仁宗爲皇

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爲言於武宗授翰林待制伯琦自幼從宦

游京師入國學以蔭授南海主簿三轉入翰林修撰順帝至正

元年改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

被顧問帝以其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榜額及摹王羲之

書蘭亭序并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

圭齋集云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置宣

文閣所捐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賜寶賜之 點南集

字會御史臺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仍

召還翰林預修后妃功臣列傳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

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南士皆得居省臺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

御史以兩人皆南士之望也先是紅巾盜起丞相脫脫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統大軍南討失律喪師西臺御史劉希會等十二人共劾其罪伯琦承丞相意奏希會等越分干譽皆坐左遷補郡判由是不爲公論所與明年遷崇文太監兼檢校書籍事奉命至姑蘓祀海口漕神廟親爲記書之未幾出爲江夏廉訪使長餘軍鎮南班陷寧國伯琦倉皇出見尋遁去杭州十七年江浙行省達識帖睦爾伯琦叅知政事往招張士誠士誠留之平江十餘年乃得歸鄱陽尋卒伯琦博學工文章尤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梓于平江路儒學天都誠云初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臣咸謂必命優優書宣文閣勝勝周伯琦雖在館閣精篆書未爲上知優優日令書臣所能者書不古古莫如篆周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名之子宗仁字克復官山東行省郎中篆書宗其家學書由是選用

然不逮父

剪勝野聞云士誠面縛見太祖伯瑋遙伏于後上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乃資賊亂耶賜醉而殺之

間曰學期致用裨國拯民游藝逢時豈士之真二人譽望大畧相均折之以道貢爲嶙峋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父爲安仁尉後調杭州鈔庫使因家焉少負才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父深以爲憂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輟時李存家安仁雅好古文辭翥從之受業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州又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得其聲律之奧遂以詩文鳴於時後至元末同邵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授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宋遼金三史起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累遷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翥勤於誘掖絕去崖岸有質以經義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每論辨輒雜以談笑無

不厭其所得後已嘗詣中書議時政衆論蠶起翥獨默丞相期
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何不一語對曰諸人之議皆是
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自決耳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當李羅帖木兒之擁兵入都也強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
兒官爵且發兵致討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
也李羅既誅詔以翥爲河南平章仍翰林承旨致仕給全俸終
身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
以文自負嘗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
筆耳他日學士沙刺班示以文請易置數字苦思移時終不就
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因相視大笑翥
平日善諧謔談吐至傾一座所爲詩文甚多及死國遂亡以故
遺稿多不傳傳者有說庵樂府僅三卷

間曰文運隆污其氣則一與時遷流人莫之識持風起衰

彬彬文質

朱震亨字彥修金華義烏人天資爽朗讀書卽了大義聞同郡許謙之學樞衣至門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邁歸於醇粹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士所至人多化之一日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寧無有失於是研究醫理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奇效嘗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外科精要本草衍義補丹溪心法諸書行世學者稱丹溪先生

李杲字明之號東垣真定鎮州人少通春秋書易博聞強記時易州張元素著珍珠囊一書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得其秘顧資性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人不敢

謁也嘗援例作濟源監稅官祖珍珠囊意增以用藥凡例諸經
嚮導綱要活法著用藥法象一卷謂世人惑於內傷外感混同
施治乃辨其脉證元氣陰火飲食勞倦有餘不足著辨惑論脾
胃論各三卷推明素問難經本草脉訣及雜病方論著醫學發
明九卷蘭靈秘藏五卷辨析經絡脉法分比傷寒六經之則著
此事難知二卷及湧洄集外科精義號東垣十書至今人稱朱
李爲一代儒醫云本草綱目云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爲金時
名醫立主治秘訣心法要旨各珍珠囊後人
謂爲韻語以便記誦謂東垣所著者誤又著病機氣宜保命
集四卷一名活法機要後人爲爲河間劉元素所作者益謬
冊曰醫以衛生人子須知元非小道可通平治况稽厥初
開自軒岐載列文翰夫豈非宜

續弘簡錄卷三十五